

翼醫通考下

醫道

古醫十四科

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為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脉科次小方脉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即今之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即今修養家導引按摩嚥納是也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者可祝由而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元李杲著脾胃論極其精詳但不言十四科之闕此不知其得舊本而加已意抑盡為創著而得上古之同

然歟是誠醫道之大幸也。甫觀今世醫者多不工於脾胃，祇用反治之法，攻擊疾病以治其標。惟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而已。有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所謂從治之法，則漠然無所知也。及致脾胃損傷，猶不加察元氣一壞，變證多端。如脾虛而氣短，不能以續變而似喘；促醫尚用降氣定喘之藥；如脾虛衛氣不行，變而為浮腫，醫尚用耗氣利水之藥；如脾虛鬱滯，變而作寒熱，醫尚謂外感用發散之藥。大段類此，虛而益虛，直以氣盡身亡。始用人參湯、附子湯灌之於殞絕之後，豈有能生之理乎？自今觀之，不足者十常八九，況其時勢競馳驅於名利之途，勞思傷脾而致病者，居其大半。

若體實而竟為風寒暑濕之邪襲則惟攻之而即愈者亦不多見
矣此故中醫治之易成功也及遇脾胃虛而致風寒暑濕之邪襲
同體實者而施治之則大有間然者矣攻之不已則曰藥不瞑眩
厥疾弗瘳必大攻之脾胃益傷而疾愈篤技窮無措則曰難醫時
弊如斯曷可勝紀要皆不知本之故也經曰得穀者生失穀者亡
又曰有胃氣者生無胃氣者死然則胃氣穀氣得非人身之本歟

醫通神明

凡為醫者須畧通古今龐守仁義絕馳騁利名之心專博施救援
之志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戚戚沽名齷齪求利也如
不然則曷止姜撫沽譽之慚逮華佗之矜能受戮乎

醫藥之難

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講用乖越者止于事跡非宜耳至於湯藥一物少有乖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可不深思戒慎耶昔許太子侍藥不嘗加以弑君之罪季康子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醫藥之不可輕也晉時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為仁識足為龜鑑矣

醫說

五難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養之得其

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傷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生焉醫者從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麓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則無疾弗瘳矣麓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於江罾魚於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熱曰

溫良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顛倒錯謬。麤工則
張倏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東西此其
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涼寒者宜劑之以溫此恒理也。然寒
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
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麤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
四也。藥性有陰陽而不專於陰陽有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麤工則不覈重輕而妄投之此其難五也。

宋學士
文集

良醫

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
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明良其德能仁恕

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
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原疾病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通
幽不失細少如此乃謂良醫豈區區俗學能之哉

初學記

時醫

俗云明醫不如時醫蓋謂時醫雖不讀書明理以其有時運造化
亦能僥効常自云迹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又云饒你讀熟王叔
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里彥有云左心小腸肝胆賢時來每日有千
錢所謂明醫不如時醫良以此也衛生寶鑑所謂福醫昔人病四
肢困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少進咳嗽痰涎膏膈不利大便秘形
羸一歲更數醫不愈或曰某處有時醫雖不精方書不明脉候看

證極多治無不効患者信而延治及至診之曰此病食滯予治之
多矣許必効遂灸肺俞藥以蠲飲等丸并消導之劑不數服大便
瀉泄加以腹痛飲食不進而死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陰陽俱
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弱血氣皆盡補之惟恐不及反以
小毒之劑瀉之虛之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夫明醫治病先審
歲運太過不及察人形氣勇怯之殊病有虛實淺深在臟在腑之
別治有緩急反正之異孫真人云凡為太醫先通儒書然後熟解
內經素問本草仲景東垣諸書方可以為太醫治療司命如正五
音者必取師曠之律呂成方圓者法公輸之規矩五音方圓特末
技耳尚取精于事者况醫為人之司命不精則殺人今之患者不

達此理委命于時醫亦猶自暴自棄甘于溝壑者何異哉

本集

名醫

醫為司命之寄不可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精深故也今之承藉者多恃銜名價不能精心研習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學聞風競獎其新新學該博而名稱未報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良可惜也

陶氏序

支秉中曰昔越人因魯公扈志強氣弱足於謀而果於斷趙齊嬰志弱氣強少於慮而傷於專乃飲以藥酒易置二人之心使俱為名士予觀今之求醫者率以有時名者為重初不計其書之讀不讀脉之明不明謂之時醫福醫名醫一承權貴所舉輒憑治療雖

殺其身委命無怨故為醫者往往奔走權門諂容卑態以求薦網
利沽名知者笑議仁心仁聞毫蔑有也安得飲以藥酒而俱易其
心乎

隱醫

醫之為道由來尚矣原百病之瘡本乎黃帝辨百藥之味性本乎
神農湯液則本乎伊尹此三聖人者拯黎元之疾苦贊天地之生
育其有功於萬世大矣萬世之下深於此道者是亦聖人之徒也
賈誼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隱於醫卜孰謂方技之士豈無豪

傑者哉

醫談

巫醫

論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嘆人不可以無恒而善其
言之有理朱子註云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岐而二之似
未當也夫醫之為道始於神農闡於黃帝按某病用某藥著有內
經素問所謂聖人墳典之書以援民命安可與巫覡之流同日而
語耶但學醫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
於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曰國醫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趨祈
禳疾病曰巫醫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也
故南人謂之巫醫者此也今世謂之端公太保又稱為夜行卜士
北方名之師婆雖是一切虛誕之輩則亦不可以無恒也矧他乎

陸宣公哀方書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
無所不用其志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止衛生亦可及物而今
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
用心本事單方近已刻於四明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
未有見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為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因子言集
以傳於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醫說

呂誨以醫喻政

宋呂誨上神宗疏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治療有標本用藥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
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危心腹之變雖以身疾喻朝政深切

醫之弊也有生而業醫者可不為之戒哉

通鑑

郁離子論醫

治天下其猶醫乎醫切脉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脉有浮沈細大而方有補瀉鍼灼湯劑之宜參苓薑桂硝黃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脉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脉道聽途說以為方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脉也道德刑政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采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

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又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手足
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因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
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惑之也遂至于大
而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噫若郁離子者可謂深得醫之情矣

趙從古議儒醫

慶曆中有進士沈常為人廉潔方直性寘合後進多有推服未嘗
省薦每自嘆曰吾老倒場屋尚未免窮困豈不知天命也乃入京
師別謀生計因遊看至東華門偶見數朝士躍馬揮鞭從者雄盛
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醫官也常又嘆曰吾窮孔聖之道
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之輩也始有意學醫決見市廛貨藥者巧

言艱苦復又恥為疑貳不決與同人共議曰吾輩學則窮達方書
師趙名公直非常流也是時醫官趙從古為太醫醫師常輒以長
書請見從古迎候非謂輕怠常曰此來窮蹇之人因同人相勉令
學醫聞君名公也故來師問從古曰醫術比之儒業然其次也蓋
動關性命非謂等閑學者莫非性好專志方達其妙足下旣言窮
蹇是志未得遂復却學醫深恐鬱滯之性未能精研常慍色吾雖
窮蹇乃自服儒讀孔孟之書粗識歷代君臣治國之道今徒志學
之伎術豈為高藝從古曰吾非賤士能矣未諭上古一皇著設醫
教且如漢之張仲景晉之葛洪齊之褚澄梁之陶隱君非不服儒
有才行輩吾聞儒識禮義醫知損益義之不修唯昧孔孟之教損

益之不令最害命之至豈可輕哉

醫儒一事

醫為儒者之一事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者有疾而委之他人俾他人之無親者反操父母之死生一有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于人者獨不能以仁推于父母乎故於仁缺朋友以義合故赴其難難雖水火兵革弗顧故周其急急雖金玉粟帛弗吝或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求甲者渠曰乙審又更乙者紛紛錯擾竟不能辯此徒能周赴于瘡痍而不能携友于死生也故于義缺已身以愛為主飲食滋味必欲美也衣服玩好必欲佳也嗣上續下不敢輕也疾至而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也任之宗族

朋友也任之狂巫瞽卜也至危猶不能辯藥誤病焉也故于知缺夫五常之中三缺而不備故為儒者不可不兼夫醫也故曰醫為儒者之一事

原機啓微序

醫儒同道

金華戴叔能曰醫以活人為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

藝而吾儒不屑為之世之習醫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

方以韋其病之偶中不復深探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

化之會歸又不能博極羣書採擇眾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

於屏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不少矣是豈聖賢

慈惠生民之盛意哉

九靈仙房集